

尼古拉·马基雅弗利致 伟大的洛伦佐·德·美第奇

大凡想得到君主宠幸的人，都喜欢带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最能让君主感到高兴的东西前去自荐。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向君主进献与其威严相称的马匹、兵器、金线锦缎、宝石以及类似的饰物。我也想向殿下表示我的敬意，但在我的全部家当中，除了我对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行为的知识外，再没有我所喜欢的有价值的东西了。我对这些杰出人物行为的知识，是从近代历史事件长期发展的经历中，并通过经常阅读古代典籍得知的。我对这些知识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思考，现在得以把它们浓缩到一本小书之中，呈送给殿下。虽然我认为这本书不值得殿下去读，但鉴于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只能向殿下提供一种方法，使您能在短时间内领会我这么多年历尽艰辛并且不顾个人安危而明白的这些道理。您的仁慈让我深信您会接受其中有益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充塞历时漫长的事件，没有使用华丽和夸张的辞藻，也不像许多人那样，对自己的书另加粉饰和美化，因为除了题材的新颖及其重要性外，我不指望有什么东西能给它带来奖赏和名誉。我也不希望有人说我地位卑微竟敢自以为是，但我敢谈论君主的

统治，并且由此提出准则。因为就像画家画风景画一样，要观察山峦和高地的风景，就要身处地势低的平原，而要更清楚地审视地势低的地方，就得站在高处。同样，要充分了解人民，最好身为君主，而要充分了解君主，就最好身为民众。因此，请殿下以与我呈送这份小礼物所怀的同样的心情收下它吧。如果您专心地阅读和思考，就会发现，我多么希望您能得到命运及您的其他品质向您预示的尊严。如果殿下从顶峰上偶尔将目光转向这些低微的地方，您就会知道，我是多么屈辱地承受着厄运沉重而连续不断的打击啊！

第一章

君主国的种类及获得君主国的手段

自古以来，所有对人拥有统治权的国家和领地，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有些君主国是世袭制国家，其统治者家族世代代掌握着统治权，还有一些是新兴的君主国。这些新君主国，要么整体上是新的，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①的米兰，要么作为成员附属于一个世袭制国家，这个国家的君主是其征服者，像附属于西班牙国王^②的那不勒斯王国。在这样被征服的这些领地中，有些曾习惯于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也有些曾享有自由。而这些君主获得这些领地，不是靠别人的军队，就是靠自己的军队，而这就靠命运或才智。

^① 关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马基雅弗利在本书第七章，以后又相继在《佛罗伦萨史》第六卷、《战争之艺术》等书中提及，以论及雇佣军的危害。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就是由雇佣军队长成为统治者的典型。布尔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巴勒, 1860, 1), *Civiltà del Rinascimento* (米兰, 22~30 页) 等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危害。

^② 西班牙国王，指阿拉贡的费尔迪南德二世，天主教徒。在本书第十六章、第十八章和第二十一章都提及此人，说明他的伪善与业绩。

第二章

世袭君主国

我要把共和国撇开不谈，因为我已在别的书^①中充分论述过它。我只讨论君主国，按照上面拟定的大纲来铺叙，并对这些君主国能够实行统治和维持统治的方式进行讨论。我认为，在习惯于服从其君主家族统治的世袭国家里，维持统治要比新兴国家容易得多。因为在这些国家，君主对祖宗立下的规矩，不超越，也不违犯，至于其他，则依实际情况来定，这样就足能维持统治。因此，如果这样的君主具备一般的治国本领，那么只要不遭到太强的势力攻击，就能稳坐江山。即使被人赶下台，一旦占领者有了麻烦，他又能够卷土重来。

例如我们意大利的两位费拉拉公爵，要不是因为他们统治这个国家历史悠久，1484年就抵抗不了威尼斯人的进攻，1510年也抵抗

^① 指《论提图斯·李维》十卷本第一卷。马基雅弗利开始写本书时是论述共和国的，但后来他放弃了，修改了内容，把它写成一本论述君主制的必读书。

不住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进攻^①因为这些自然即位的君主既没有那么多缘由，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他的臣民，所以必定更能受到臣民爱戴。之所以有些恶行也未能招致臣民仇恨，原因就是臣民想得到他的庇护。由于世袭权力古老悠久，世代相传，加之人们对其起源的怀念，这就使江山易主失去理由，而每次动荡都会为下一次动荡打下基础。

^① 1484年，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勒因《巴尼奥洛(Bagnolo)和约》而幸免灭亡。1510年，在位的费拉拉公爵是阿尔方索一世，他拒绝加入神圣联盟。埃斯特家族从1000年以前第一位侯爵阿佐起，就是波河平原的统治者，据穆拉托利(Muratoli)称，他们家族的系谱还可上溯到卜尼法斯一世，800年左右被查理曼大帝封为托斯卡诺侯爵。

第三章

混合君主国

在一个新的君主国里就存在着许多纷争。首先，如果不是一个全新的君主国，而是另一个君主国的一部分，即是其中一个成员，这种君主国就可以整体地称做混合君主国。在所有这种新君主国中，都肯定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纷争，它是引起这些君主国动荡不安的首要因素。这就是人们自行更换君主，总希望能遇上更好的君主。这种信念导致人们拿起武器反对统治者。人们上了这种信念的当，因为后来根据经验认识到，这使情况变得更糟。还有一种纷争属于另外一种自然的常见的不可避免的情况，那就是新君主由于派军队进驻，或进行新的征服时产生的其他大量暴行，不可能不伤害他要统治的人，最终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占领这个国家时烦扰过的一切人为敌。而对于那些帮助过他征服这个国家的人，由于他既不能按他们预期的那样奖赏他们，又不能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他们有恩于他)，因此也做不到与他们友善相处。因为，不管君主拥有多么强大的军队，但要占领一个地区，总归需要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才行。路易十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虽然轻易地占领了米兰，但失去得也快，而且意大利人第一次从他手中夺回米兰，只需卢多维科·斯

福尔扎的力量就够了。因为向他敞开国门的当地人民对他所抱的希望破灭后，无法容忍这位新君主的欺压。

确实，君主要是再次征服发生过反叛的国家，就不那么容易丧失了。因为，如果统治者决心要通过惩罚罪犯来保证他的安全，他就会利用发生叛乱的时机来找出可疑分子，并加强薄弱之处。因此，如果说意大利人第一次从法国手中夺回米兰，只需卢多维科公爵在边境上发动骚乱就行，那么要再次从法国手中夺回米兰，整个世界就必须联合起来抗击法国，打垮法国军队，把它逐出米兰才行，原因如上所述。不过意大利人还是两次都把米兰从法国手中夺回来了。法国第一次失去米兰的一般原因已经说过，现在就通过揭示法国国王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或者说另一位君主如果处在同样的境地，为了比法国更能在被征服的地方站住脚，所能采取的补救措施，找出法国第二次失去米兰的原因。

依我说，那些被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征服吞并的国家和地区，其民族和语言要么相同，要么不同。如果民族和语言相同，就容易保住它，尤其是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习惯于自由生活，就更是如此。而要高枕无忧地占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只要把原君主的家族斩尽杀绝就行，因为，至于剩下的臣民，如果让他们保留原有的特权，生活习俗又一点不变，他们就会安分守己地生活，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勃艮第、布列塔尼、加斯科尼和诺曼底等地区一样。这些地区归属于法国国王的统治这么久，就是因为尽管语言上有点差异，但人民的生活习俗相似，因此相互适应

很容易。这种国家的征服者，如果要想永久地占有它们，就一定要注意两件事：一是要灭绝原君主的家族；二是对这些国家的法律和税制不作任何变革。这样这些新国家很快能与老君主国连成一体。

然而，如果所征服的国家由不同语言、习俗以及政体的民族构成，事情就不好办，此时就要靠命运垂青，并且要有强有力的手腕。一个最迅速有效的手段，就是征服者亲自移居到被征服的国家，这样才能比较安定持久地占有它。土耳其人就是这样做的。就他们在希腊为维持统治所采取的措施来说，假如他们不在当地定居，就绝对不能维持下去。因为，君主在当地居住，叛乱的苗头一出现他就能发现，从而及时把它扑灭。但是假如不是身临其境，那就只有在叛乱闹到不可收拾时才能知道。此外，国家也不会怎样遭到大臣们的掠夺，因为属民容易向君主求助，^①并得到满足。用这种方法，如果君主愿意善待属民，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向他表示爱戴。如果君主不愿意善待属民，他们对他也能感到敬畏。外国势力要想侵犯这个国家，也得掂量再三。所以，如果君主居住在被征服国，别人要想从他手中夺去它就更不容易了。

① 这一段意大利文原文是 *Satisfannosi e' sudditi del ricorso propinquo al principe*。李西奥 (Lisio) 教授与路易奇·卢索 (Luigi Russo) 教授在 1946 年桑索尼版的《君主论》中提出了一种以 “ricorso” 一词的旧义 (由贤者组成的法庭) 为本的释义：“属民对 (拥有) 一个在君主身边 (建立) 的法庭感到满意。”

另一种好办法是向被征服地的一两处可起到羁绊^①作用的地方派遣移民，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必须派驻大量骑兵和步兵。要是移民，君主花费就不多，派遣和安顿他们可以不花钱，或花钱很少，而且只损害被他夺走土地和房屋送给新居民的那些人，这部分人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而他所损害的这些人，由于居住分散，一贫如洗，决不可能对他构成威胁。而其他的人，由于没受到侵犯，不但仍然保持沉默安分，而且还小心翼翼，以免惹火烧身。总之，这些移民由于没花任何代价，对君主就更加忠诚，也不会过于伤害当地人。而那些财产被剥夺的人，我已经说过，由于穷困和分散，形成不了危害。由此我们应该记住，君主对人要么安抚，要么就将他们杀掉，因为他们会为小小的伤害而进行报复，而对于严重的伤害，他们就无法报复了。因此，伤害人就必须伤到不用担心他会进行报复这种程度。但是，如果君主不是派遣移民，而是派驻军队，花的代价就要大得多，因为他要为驻军花费这个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使他得失抵消，无利可得。况且他对当地人民的伤害也更严重，因为军队的调动和驻防会对全部人民造成伤害。由于这种侵犯使人人都深受其害，结果人人都成了他的敌人，而且这是能够伤害他的敌人，因为他把他们打败后，还让他们留在当地。所以无论如何，武装占领的方法不如移民的方法那样奏效。

① 拉丁文原文是“Compedes”，即羁绊。要理解这个绝妙的比喻，^[1]参看 *Discorsi*, I, i 和 ii, vi 及《佛罗伦萨史》II, i 中有关移民的定义：移民使被征服地依附于征服者。

如果君主占领的是其民族与本国不同的地区，他就要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还要充当这个地区内那些不大强大的邻国的首领和保护人，尽力设法削弱那些势力强大的国家，并要绝对防止比他强大的外部势力采取任何手段入侵这个地区。某些人出于怨恨，或出于贪欲，或出于害怕，总会发生让外敌入侵这种情况，就像以前发生的埃托里亚人^①让罗马人进入希腊的情况一样。当时，在罗马人可能到过的其他任何地区，都是当地人让他们侵入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有强大的外部势力侵入一个地区，该地区所有想摆脱现已统治它们的强大势力的弱小国家都与这股外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要想赢得这些弱小国家的支持并不费力，因为他们会立即全部联合起来，与他在这个地区所征服的国家结成集团。他要考虑的只是不让他们获得太大的力量或威望，并且很容易依靠他们的力量和支持来削弱那些强国，以便在此地区只有他一个主宰。谁如果不认真做到这一点，已经到手的东西又会很快失去，而且在占领期间，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麻烦。

从罗马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认识得十分清楚。他们派遣移民扶持弱国，但不让它们增强国力；削弱强国，同时决不让外部强大势力在这个地区站稳脚跟。这里我只想以希腊为例。罗马人扶持埃托里亚人和亚加亚人，削弱马其顿王国，驱逐安条克。埃托里亚人和亚加亚人功绩

^① 指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和叙利亚的安条克。

卓著，但罗马人从不允许其中任何国家发展壮大。菲利普的劝说未能使罗马人与他结盟，不去攻击他；安条克势力强大，也不能迫使罗马人让他在这个地区控制住一个国家。所以罗马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正是明智的君主所应该做的。明智的君主不仅应该注意正在发生的骚乱，还要注意将会发生的骚乱，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来防止这些骚乱发生。由于预料得早，补救就容易。如果等到这些骚乱已经发生再去采取措施，就为时已晚，无可救治了。这种情况就像患痲病热的病人，按医生的话说，这种病初起时容易治愈，却难以诊断，而如果既不诊断，又不治疗，久而久之，就虽容易诊断却难以治愈了。

国家的事务亦是如此，由于早早预料到弊病的发生（这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做到），就能迅速消除它们，但是如果由于没有发现这些弊病，而让其发展到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步，那就无法消除了。因此，罗马人预见到弊病，总是把它们消除掉。他们决不会为了避免战争，就让这些弊病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延迟只会对对方有利。罗马人希望在希腊与菲利普和安条克开战，以免把战火引向意大利，尽管当时两者都可以避免，他们也不愿意。他们从不欣赏现代许多贤哲口中常说的那句话：要享受天时之利，而宁可得益于聪明才智。因为时间驱赶着一切，带来福时，也带来祸，而带来祸时，也带来福。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法国，看看法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如上述。我不说查理国王，而只说路易十二，因为他在意大利的领地维持的时间较长，所以从他所做的事情最能了解到他所

采取的措施，而且可以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与一位君主主要在不同于本国的地区维持统治所应该做的事情有多么不同。

路易十二入侵意大利是威尼斯人的野心导致的。威尼斯人想借助于路易十二的入侵来攫取伦巴底一半的领地。我并不是指责路易十二的这个行动，因为他既然想入侵意大利，却又没有盟友，相反却由于查理国王的行径，意大利的各种势力都将他拒之门外，所以他就不得不竭力寻求盟友。他的决心既下，要不是其他阴谋败露，他的计划也许会成功的。于是路易十二在征服了伦巴底之后，很快又获得了查理国王失去的威望。热那亚投降了，佛罗伦萨与他结盟，曼图亚侯爵、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弗利夫人以及法恩扎、佩萨罗、里米尼、卡梅里诺、皮翁比诺等地的领主们^①，卢卡人、比萨人、锡耶纳人，都开门迎接他，拱手称臣。这时，威尼斯人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行为：为了自己能占据伦巴底的两个城市，竟让法国国王当上了三分之一意大利的领主^②。

我们都来细想一下，假如这位国王遵照了我们在上面提出的准则，假如他能保护他的盟友，他想维护他在意大利的威望该是多么容易。因为他的这些盟友大多数都是弱小国家，其中有

这些人分别指弗朗切斯科·德·贡萨戈、埃尔科勒·德·埃斯特、詹·本蒂沃利奥、卡特琳·斯福尔扎、阿斯托雷·曼弗雷蒂、乔万尼·斯福尔扎、潘多尔福·马拉特斯塔、朱利奥·塞扎尔·达·瓦拉诺及雅科波·达皮亚诺。

^② 事实上是克雷莫纳、维罗纳及整个加拉达达（Ghiaradadda）地区。但是，即使我们根据这个说法，理解马基雅弗利指的是“缩小的”意大利，“三分之一意大利”也是夸张的。

的害怕教皇，有的害怕威尼斯人，所以总是不得不站在他这一边。依靠他们他就容易防备其他强敌。可是，当法国国王刚刚攻进米兰，就一改以前的做法，竟支持教皇亚历山大占领罗马尼亚，没想到此举正好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已经投向自己怀抱的朋友也离他而去。教廷的宗教权力已有那么高的权威，而他又使宗教权力增添了世俗势力，这就使教廷更加强大。

当法国国王犯下这第一个错误，以后就不得不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以致为了阻止亚历山大的野心，同时又怕他控制托斯卡诺，这位国王又不得不返回意大利^①。他不光使教廷强大起来，赶走了盟友，还为了得到那不勒斯王国，与西班牙国王一起来瓜分它。他已经先控制了意大利，这时却又去找一个伙伴来分享，结果所有对这个地区怀有野心的人和对他不满意的人，都去求助他的这个伙伴。他本可以在这个王国扶植一个向他朝贡的国王，却要除掉他，另找一位能够驱逐他自己的国王。

君主有征服欲的确非常普遍，也合乎情理。每当他们有机会，都会这样做，并会被人们赞扬，至少不会受到指责。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却要尽力去做，那么就是错误，就要受

^① 路易十二于 1502 年 7 月返回意大利，其原因部分是为了阻止博尔吉亚的扩张野心，真正意图是为征服那不勒斯王国作准备，这是从 1500 年起就由《格拉纳达条约》规定的。这个条约是路易十二与阿拉贡国王费尔迪南德签定的，旨在打击费尔迪南德的表兄弟，那不勒斯国王弗里德里克。意大利历史学家圭奇阿尔狄尼同样对路易十二的‘轻率’作出了严肃的批判：“……为了得到那不勒斯王国一半的领土竟同意把另一半让与西班牙，让如此强大的君主进入意大利……本来他可以独吞我们国家，却要找一个势力相当的伙伴来分享。”（*Opere inedite*, I, 231 页）

到指责。因此，如果法国势力强大，能入侵那不勒斯，他们就可以这样做；如果他们没有能力，他们就决不该去瓜分那不勒斯。如果说法国国王与威尼斯人瓜分伦巴底，是想通过这种方法在意大利立足，这还情有可原，而瓜分那不勒斯王国就该受到指责了，因为他没有理由非这样做不可。这样路易十二就犯了五个错误，即他灭掉了弱国，使一个强国在意大利领土上的势力增强，让外部强势力进入意大利，^① 不亲自移居意大利，也不派遣移民。但假如他不犯第六个错误，即侵占威尼斯人的国家，前五个错误至少在他生前还不会对他造成损害，因为他如果不使教皇变得那么强大，也不让西班牙在意大利立足，那么削弱威尼斯人的国家，理由就充分，也有必要。但是在采取了前几个步骤之后，他就决不该赞成把它们灭掉，因为这些小国家的势力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强，就总能阻止其他国家轻举妄动进犯伦巴底。因为威尼斯人自己若是不能成为伦巴底的主人，是决不会同意其他国家这样干的。其他人也不会把它从法国人手中夺过来送给威尼斯人，他们不愿冒受两方夹击的危险。但是，如果有人说，路易十二把罗马尼亚让给教皇，把那不勒斯让给西班牙人，是为了避免战争，我就用上述理由来回答，人们绝不该为了防止战争而让危险的动乱发生，因为那样他们就躲避不了战争，延迟战争只对己不利。而如果还有什么人想援引法国国王对教皇许下的诺言，说他是按照教皇的要求这样做的，以换取教皇宣布废止他

^① 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德。

的婚姻的谕旨和鲁昂大主教的职位，^① 对此我将在后面说到君主的信义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守信义时回答。因此路易十二就是由于一点没有吸取征服了一些地区并想守住这些地区的人所应吸取的那些教训，因而失去了伦巴底。但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事合乎情理，也很常见。我在南特与这位鲁昂红衣主教谈到过这个问题，当时亚历山大教皇的儿子，被人称为瓦朗斯公爵的塞扎尔·博尔吉亚正要攻占罗马尼亚。这位鲁昂红衣主教对我说，意大利人对战争一窍不通，我反驳说法国人对政治一窍不通，要是他们懂得政治的话，就不会让教廷变得这么强大。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法国人在意大利使教皇和西班牙壮大起来，却毁了自己。由此得出一个颠扑不破或很少出错的普遍规律，即谁要使别人强大，谁就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是他用手腕或者武力助长起来的，而这两者都是令那些变得强大起来的人惧怕的。

^① 人们知道，路易十二和他的大臣鲁昂大主教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换取了两样东西：一是一道教皇谕旨，允许路易十二休掉原配王后，以便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一是红衣主教的职位，条件是法国国王把塞扎尔·博尔吉亚封为瓦朗斯公爵，并把有皇家血统的阿尔布雷之女许给他。

第四章

被亚历山大占领的大流士王国 在亚历山大死后不反叛他的继承人的原因

亚历山大大帝在刚完全占领亚洲并成为亚洲的主宰后没有几年就去世了，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时所有国家都会起来叛乱，可是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们却坐稳了江山，除了他们自己的野心所产生的障碍外，没有任何障碍。任何人要是考虑到守住刚被征服的国家所遇到的困难，都会对这一点感到不可思议。

对此我回答说，所有有史记载的君主国都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统治的：一种是由君主带着一帮人实行统治，这帮人是他的奴才，得到他的恩宠和允许，作为其大臣来管理王国；一种是由君主和一些大贵族共同统治，这些大贵族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血统关系获得他们的地位的。他们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属民，属民把他们视做领主，对他们怀有自然的感情。而由君主一人统治的国家，君主享有更大的威权，因为在整个国家，只有他被视做帝王，其余人都是他的奴仆。有些人虽也处于支配人的地位，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君主的大臣和官员，但人们对他们并不怀有特殊的感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种统治方式的例子有法国国王和土耳其苏丹。土耳其苏丹的整个国家都由他一人统治，其他人都是他

的奴隶。他把王国分成若干个县，派一些总督去管理，他根据自己的好恶任免他们。而法国国王身边有一大群大领主，他们拥有特权和爵位，自古以来在这个国家就得到其属民的公认，并受到他们的爱戴，国王要剥夺他们的特权和爵位不能不遇到麻烦。我们如果对这两种统治方式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土耳其苏丹的领土很难侵占，但是一旦占领了一片领土就容易站稳脚跟。难以侵占的原因是，想侵占的人不是由这片领土上的君主召来的，也不应该指望苏丹身边的人发动叛乱，他好更容易获得成功。倒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出现以下情况：由于人人都是苏丹的奴隶和受恩人，收买他们就不那么容易，即便能收买，也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援助，因为由于我们说过的原因，他们不能把人民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因此想攻击土耳其苏丹的人，肯定要面对一股团结的力量，因此要依靠自己的军队，不能靠敌方发生骚乱。但是，土耳其苏丹一旦战败，就无法重新积聚力量，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外，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再把他的家族斩尽杀绝，就不用害怕任何人了，因为其他奴仆对人民没有一点威权。征服者在获胜之前不能指望他们，同样，在获胜之后也不必害怕他们。

而像法兰西这样统治的王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不费什么劲就能侵犯并战胜王国中的某个贵族，因为总有许多心怀不满和要求变革的人。由于上述原因，这些人可能为你打开侵入这个国家的门户，大力支持你去征服它。但是以后要想守住它，却会遇到无穷无尽的障碍。这些障碍有的来自曾经追随过你的人，有的来自受你压迫的人。仅仅灭绝君主的家族还不够，因为总还有一些领主来充当